

「长篇小说」

# 燕云台

壹

蒋胜男

著

萧燕燕

一个契丹女人的史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 燕云台

壹

蒋胜男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燕云台. 壹 / 蒋胜男著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1  
ISBN 978-7-5339-4602-9



I. ①燕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6293号

责任编辑 王晶琳  
封面绘制 李泽宇  
装帧设计 白咏明  
高文婧

## 燕云台. 壹

蒋胜男 著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660mm × 950mm 1/16

字数 252千字

印张 18

印数 1-15,000

插页 2

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602-9

定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## 目录

### 第一章 辽宫汉女\_001

那女子姿容也非绝色，只是举手投足间有说不出的优雅韵味。宫娥内监似对这宫女极为信赖，站在她身后虽也吓得脸色惨白，却不曾惊慌失措乱了分寸。

### 第二章 双后并立\_010

撒葛只扫视一眼帐中几个小妃，诸人刚才说甄后的坏话说得起劲，听到甄后到来，想起世宗对甄后的宠爱，不免脸色都吓白了，忙求援似的看向她。

### 第三章 祸起萧墙\_017

柴堆中的小皇子，在黑暗中圆瞪着双目。一股温热带着腥气的液体，一滴滴从柴堆中渗入，浸湿他的衣服，然后慢慢变冷，冷得刻骨。

### 第四章 察割之乱\_024

草原上只靠自己的拳头大，就能称王。从太祖到如今，哪个皇帝任上，没有宗亲谋逆？

### 第五章 渔翁得利\_035

耶律璟看着跪在眼前的人，心中激动。这是除了他的亲兄弟外，第一个向他臣服的人。然后，整个王国，都将如眼前这个人一样，臣服在他的脚下。

## 第六章 燕燕驯马 \_ 048

不顾苦劝，燕燕就要骑了这新驯服的乌云盖雪直接回府，不想刚转入街市，忽然听得一下鼓声巨响，直如天塌地陷、山洪暴发。

## 第七章 韩子德让 \_ 058

此时日影西斜，投射在韩德让脸上，一半金色一半阴影。胡鞞有些瞧得痴了。

## 第八章 深宫皇子 \_ 065

漆黑的夜里，他在无尽的恐惧中跑着。忽然间，黑暗中出现了他所期盼的亲人，一身是血，面色铁青……恐怖的狞笑声连绵不绝地传来。

## 第九章 思温训女 \_ 077

萧思温发现她居然还有这点天分以后，就有心诱导，经常会出一些题目，在政事敏感的时期总能把燕燕拴住一小段时间不让她出去淘气。

## 第十章 射柳之争 \_ 085

但见你追我赶，咬得极紧，三马齐奔，互不相让，耶律休哥的马却忽然受惊，与萧达凛的马头相撞，这又挡了一下韩德让。燕燕站在高处，气得直跺脚。

## 第十一章 春夜之舞 \_ 095

乌骨里羞答答地伸出手，喜隐取过耳环为她戴上，火光映着她的脸，竟是颇为动人。

## 第十二章 狼虎丛中 \_ 109

“纵然是天塌地陷，你也要神色如常，就算是最亲近的人，也不能看出你的喜怒哀乐。”



### 第十三章 风声鹤唳 \_ 124

皇太叔耶律李胡的举动，更是高调嚣张。他方请了人来喝酒吃肉商议事情，那边太平王毳撒葛便已经得知消息，带了亲军杀气腾腾而来。

### 第十四章 初遇燕燕 \_ 135

红衣少女，一头的草梗泥尘，正抬起头来，恶狠狠地瞪住他。

### 第十五章 穆宗遇刺 \_ 146

穆宗看着金盆中自己染了半张血污的脸，水中倒映，脸是扭曲的，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### 第十六章 各怀心事 \_ 154

这个极端聪明又极端脆弱的疯子，或许不懂朝政也从不肯听进人言，但对于人心的异动，对于危险和阴影竟有一种野兽般的直觉。

### 第十七章 耶律屋质 \_ 167

屋质眯起眼睛，看着外面透进来的阳光，心中惨痛，却只能冷笑。他的血已经冷了，比他们想象的要冷。

### 第十八章 皇座怪物 \_ 178

毳撒葛看着空荡荡的龙椅，他摸了摸，又似乎被火烫似的缩了手。此时，大殿里只剩下他一人，一种诡异的恐惧笼罩着他，也笼罩着整个大殿。

### 第十九章 姐妹失和 \_ 192

接下来的日子简直是一场灾难，胡辇把乌骨里关了起来，乌骨里则以绝食相要挟，并且在燕燕试图劝说她的时候，把她骂了个狗血淋头。

## 第二十章 自投罗网 \_ 203

喜隐捧着乌骨里的脸，他对她本是利用，可是这一刻濒临绝境，看到她一片真情，不计生死而来，他的心被揪痛了。

## 第二十一章 千里幽州 \_ 215

那两名信使，只顾低头赶路，不觉进了前面山间隘口之处，忽然一支箭从远处射来，正中左边信使胸口，他只惊呼一声，便捂着胸口倒了下来。

## 第二十二章 胡辇救妹 \_ 229

蹇撒葛微笑的神情顿了一顿。眼前的女子，耀眼得让他心跳都为之加快了。盛妆的胡辇仪态万方地一步步拾级而来，盈盈欲拜。

## 第二十三章 少女李思 \_ 242

燕燕站在那儿，呆呆地看着他与李思，大眼睛里一滴滴眼泪落下，神情楚楚可怜，令人心碎。这个富贵出身不知愁苦的姑娘，此刻是前所未有的伤心欲绝。

## 第二十四章 女巫肖古 \_ 254

肖古仔细端详着脸上花纹，这些灵纹能使神灵寄身，所以错一分毫也是不行的。忽然间，她从镜子中看到屏风后似乎有不一样的东西。

## 第二十五章 燕云台上 \_ 267

这样的眼神，可以让人心甘情愿地溺毙在其中，她只觉得心儿如升上九霄云天，又似泡在了蜜水里。

辽阔的大草原，一望无际，群羊如云，骏马奔腾。芳草如茵，点缀着繁星般的野花。大片的白桦林，层层叠叠的枝叶间，漏下斑斑点点的金光。美丽的河流如玉带环绕，静静地流过。牛群、马群、羊群在草原上自由散落，放牧人粗犷的歌声和清脆的长鞭声，更给草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。

在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——契丹。

契丹本意是“镔铁”，象征契丹人铁一般的顽强意志，这是一个强悍勇猛的民族。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，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《魏书》中。他们兵强马壮，骁勇善战。公元916年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，建立了契丹国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在947年改国号为大辽。

军报从遥远的南方，通过一个个信使的接力传送，正飞快地进入上京。

军报送进了上京，送进了皇宫，正在内阁的南京留守萧思温接到后大吃一惊，迅速呈至辽世宗耶律阮。

萧思温虽然才三十左右，但他出身后族审密氏乙室已部小翁帐，是太祖皇后述律平的侄子，又娶了太宗之女燕国公主耶律吕不古，在辽国核心权力阶层的亲贵中，他属偏好汉学的阵营，与一心想推进汉化改制的辽世宗兴趣相投，因此被派为南京留守这个重要位置。

“主上大喜，南边军报，郭威杀死汉帝刘承佑，自立国号为周。河东节度使刘崇逃出，欲杀篡位之贼，却苦于孤掌难鸣，特来请求我朝支援他镇压逆贼。”

世宗闻报击掌笑道：“好啊，这正是我朝挥师南下的机会，且助讨谋逆，师出有名。”



却听得一人道：“主上，南边形势未稳，不妨静观其变。”

萧思温看去，却是北院大王耶律屋质，知道他的身份举足轻重，忙道：“屋质大王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若是犹豫反复，待得郭威坐稳江山，又或者刘崇等不到援军而与郭威对战失败，我们便师出无名了。”

屋质摇了摇头：“主上，只怕我大辽患不在外，而在内啊。”世宗心中一凛，看着屋质，他明白对方的意思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

耶律阮的父亲耶律倍是太祖长子，又早早被立为太子。但耶律阮的皇位，却不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。太祖耶律阿保机晚年对汉学执着极深，太子耶律倍受其影响，一心推行汉化。

当时辽国立国未久，各部族长势力仍然强悍。阿保机死后，他的皇后述律平聚拢一批反对汉化的宗族重臣，废长立幼，联手推举阿保机次子耶律德光继位，是为辽太宗。太子耶律倍就这么失去了皇位，接下来被排挤得难以在国中立足，一怒之下抛妻弃子，出走后唐，惨死于异国他乡。

耶律德光继位不久，利用后唐大将石敬瑭欲称帝的野心，得到幽云十六州。一口吞下这么大的汉人疆域，想要稳固地盘，迫使他只能进一步推行汉制，但又要兼顾原来契丹部族的势力。于是耶律德光建立了独具契丹特色的南北官制，北面官以契丹旧制治契丹人，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。

幽云十六州到手，令契丹国力蒸蒸日上，耶律德光率军南下，入汴梁城称帝，改国号契丹为大辽。但过于激进的政治野心引来反弹，以当时的辽国体制和国力还无法控制这么多地盘，耶律德光最终弃汴梁北撤，死于军旅之中。

太宗死后，述律太后又欲立幼子耶律李胡继位。李胡与旧部勾连更深，已经在辽太宗推行汉化过程中享受到好处的重臣们不愿意支持他。辽国南征军带着太宗灵柩北返时，接到李胡即将继位的消息，耶律倍之子耶律阮乘机联络重臣在军中自立，并率南征之兵回京，与述律太后展开夺位之争。祖孙相持不下，最终耶律阮在耶律屋质的帮助下，正位大统。

契丹立国之后，两次的皇位之争，部族与汉化势力，各赢一次，胜者固然在巩固胜利，败者却也潜伏暗藏，蠢蠢欲动。

因此，耶律屋质这番话，是相当有分量的，更是老成谋国之语。

世宗素对屋质十分尊重，听了此言，与萧思温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最终还是铺开地图，考虑良久后才抬头道：“屋质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自太祖建国、太宗称帝开始，部族一直就是不稳的。可是只要我们开疆拓土、建功立业，给更多族人带来好处，便是有些人不服，又何惧之？”

萧思温也点头：“当年太祖建汉城，有诸弟之乱；太宗收南方，述律太后反对。可是最终事实还是证明，他们做对了。就算有部族反对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待收到成效以后，反对的部族自然会噤声了。”

世宗击案：“正是。”

君臣二人说得投机，便摊开地图，察看起来。

屋质面有忧色，本欲再劝，然而见世宗与萧思温说得热烈，旋即又召了数名心腹之臣来商议，只得将此事忍下。

世宗君臣一直说到黄昏，计划初定，世宗就宣负责宿卫的泰宁王耶律察割进来，让他传旨点集各部兵马，聚集于木叶山下，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祖宗，即南下征伐郭威。

察割应命去准备南征诸事，世宗便去见太后说了些事情，出来后天色已黑，于是持了军报，回后宫与皇后甄氏商议。

甄后正抱着三岁的小皇子只没说话，见世宗到来，便将只没交与乳娘，笑着迎上去，却闻着他身上浓郁的熏香之气，笑道：“主上可是从母后处来？”

世宗自登基以来，生活中便带着浓重的汉化痕迹，宫中后妃亦无不迎合他的喜好。如今只有太后宫中，才会有这种酥油、藏香和牦牛粪混合燃烧后的浓郁气味，每去一次，身上气味便是极重。

甄后爱洁，鼻子极是灵敏，屋子里从不熏香，只放些花果闻香。世宗去了别处回来，必是要更衣换帽，去了气味方才进屋，只是今日他与太后一番谈话，颇不愉快，因此心神恍惚，一时竟忘记了，忙笑道：“朕去更衣。”等他更过衣服再进来，甄氏几案上换了一碟柚子，乳娘已悄悄地将小皇子抱了出去。

这是甄后立下的规矩，若是皇帝进来有事商量，除了几个贴身侍候的宫女外，其余人都要退出去。

甄后阅毕世宗带来的军报，笑道：“恭喜主上，这正是绝好的机会。昔年太宗的遗愿，如今可成矣！”

太宗耶律德光入东京汴梁，登殿称帝，改国号“契丹”为“辽”，本拟是万世基业，怎奈管理的人手不支，不能约束部属劫掠百姓，以致帝王梦不过数月，就被迫退出汴梁，在回上京的路上一病而逝。

想到昔日，世宗也不禁感慨：“当日我们胜利得太快，竟不曾守住功业，此番……”

甄后便谏：“主上当记得太宗遗言，入汉家地，当与汉家子民推心置腹，与部属军情协和，不可乱来，要善能抚慰百姓、安定民心。”

世宗握住甄后的手，叹息：“当日朕最庆幸的是，能够随先帝入汴梁，也因此，才能够认识了你。”甄后闻言，羞涩一笑。世宗看着甄后，两人成亲已经多年，但她一颦一笑，依旧如当年初见。

耶律倍弃国离家之时，世宗才十三岁，许多事半懂不懂。耶律倍和述律太后的矛盾因推崇汉学而起，在述律太后帐下，自然也没有人敢不开眼给世宗看汉学的书。他就这么浑浑噩噩地骑马打猎，跟着太宗上战场，玩命厮杀，意气飞扬。

那日，他们征伐后晋石重贵，冲进汴梁皇宫大肆杀伐。宫娥内监哭喊逃跑，乱成一团，唯独到了一处宫院，却是院门大开，一个管事宫女率宫娥内监列队而立，整肃有序，见他带着兵将进来，不但没有哭喊逃避，反而整齐行礼，这让那些杀人如麻的兵将怔住了，一时间竟垂下了刀、收住了脚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，都齐齐地看着他做决定。

耶律阮也怔住了，却不肯在手下面前输了面子，只得硬着头皮上前，喝问：“你是何人？率人立于此处，欲为何事？”

那女子姿容也非绝色，只是举手投足间有一股说不出的优雅韵味。她先行一礼，才微笑道：“禀贵人，此处是宫中书库，我等不过是奴婢之

流，江山易主，所有财帛子女都由不得我们做主，所以不必逃跑，亦不敢隐瞒。我等实不须刀枪相逼，均可从命。贵人，这宫廷之中不管谁为主，都需要婢仆服侍，但求勿伤我们这些苦命人，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。”

耶律阮从未遇上过这种事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外面哭喊连天，此处却是一片宁静，只觉得似乎置身极为荒诞之地。再看那些宫娥内监似对这宫女极为信赖，站在她身后虽也吓得脸色惨白，却未曾惊慌失措乱了分寸。恰是这份优雅高贵镇静，让他手底下这些野兽般的将士也为之震慑，而不敢妄动。

明明自己才是征服者，可耶律阮站在这女子面前，见她衣裙点尘不染，鼻尖似还闻到幽幽兰香，顿时觉得自己一身血腥尘灰，狼狈无比。他扭头怒喝，止住嗡嗡作声的众手下，努力端出架子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便留几个人在此看住，我们到别处搜寻去吧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要逃离。

不想那女子听得他的手下应了一声“永康王”时，忽然叫住了他：“原来贵人是永康王。”

耶律阮怔住，扭头问：“你认得我？”

那女子看着他的脸，轻施一礼：“怪不得贵人眼熟，奴婢以前是后唐宫人，曾经服侍过东丹王，亦曾听东丹王常常提到王爷您……”她轻轻一指书库，“宫中书库还存着东丹王昔年留下的诗稿和遗物，正可交与王爷。”

耶律阮十三岁那年父亲即去国离乡，他没有多少与父亲相聚的日子。不想十七年后，在遥远的南国，听到父亲旧事，知道有父亲遗物，他顿时对眼前的女子升起一股亲近之意。

接下来那宫女甄氏引他入殿，给他奉茶，又将东丹王的遗稿遗书拿给他看，低声说起当年东丹王的一些旧事。

就在这愉快融洽的交谈中，这个被他亲兵把守着的宫院后门悄悄打开，成了许多宫娥内监的避难所。他在一个时辰的品茶论诗后，方听到后院的争执之声。转头看去，发现已经跪了满院的宫娥内监。

在甄氏的请求下，他挥手令兵将们退出宫殿，只留少量人在甄氏引导

下，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后晋宫中财物接收、人员登记等事项，直至太宗耶律德光来到汴京，入驻宫中，见他打理甚好，索性将宫中之事都交于他。

后来太宗在此登基为皇、龙袍加身、改国号、定仪制，一应流程走下来竟是器物完备、程序分明。太宗大喜，对他大加褒奖，将更多的重任交托。

很久之后，甄氏为他生下儿子，说起旧事，耶律阮这才晓得甄氏并不曾服侍过东丹王，所谓“听东丹王常常提到他”更是子虚乌有。这个狡黠的女子，不过是听说过一些东丹王旧事，预先去库房整理出东丹王散失于宫内的遗物遗作，然后随机应变，来对付他们这些攻入皇宫的契丹将领。

她自后唐到后晋，在宫中混得极熟，历经数次改朝换代更易皇帝之事，一步步升为掌书女史，令大部分宫娥内监心服。所以大军攻入之后，她安抚众人勿要恐慌，听她吩咐，果然保得一官奴婢的平安。

年少失父的耶律阮，刚开始带上她本是想多听些亡父旧事，却在一次次交谈相处之中，渐渐觉得离不开她了。

起初，他只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随侍女奴，但是，听着她谈及后唐、后晋朝野旧闻，点评着她所见过听过的帝王故事，似给他的心打开了一扇大门。门外头，没有草原行猎，却有王朝统治的权术；没有马刀横行，却有着如何收服人心的谋略。他不禁对她讲起了往事、困顿和迷惘，心结在她温柔而智慧的言语中慢慢化解，他对自己的认识、对朝局的观念看法也变得越来越清晰。

甄氏，逐渐成了他身边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正是有了甄氏的提点，他在太宗于汴梁城称帝的日子里诸事顺遂，得到更多的委任和倚重。直至太宗中途病逝，众将欲扶灵南归之时，也是因甄氏的鼓励，他才有了毅然称帝的决心，提兵与多年来一直极度畏惧的祖母述律太后对峙军前。

所以，在登上皇位之后，他才会不顾群臣反对，执意立甄氏为后。朝野那些议论，他根本就是一笑置之。甄氏已经年过四旬、比他大十三岁又怎么样？是汉女、惹怒后族又怎么样？

只有甄氏，才有一国之母的智慧 and 才能。

甄氏移了移案几上的物件，摆上地图，与世宗慢慢商议着行军路线、诸部族人员分派、粮草辎重，世宗却不禁想到方才与太后商议之事。

他方说到南征及去木叶山祭庙，太后就变了脸色，说此番祭告祖庙，只能带上世宗的另一个皇后萧撒葛只。辽国历代皇后皆是出自后族萧氏，可世宗继位之后，却立了后晋官女甄氏为后，大违祖制。再加上世宗推进汉化，伤了许多契丹贵族的利益，更令人将怨恨之意皆指向甄后这个汉家女子。后因甄后相劝，他又只好再将元妃撒葛只立为皇后，双后并立。

世宗听了太后之言，忙道：“撒葛只刚生育完，如何要她出门？”

太后亦知他的意思，冷笑道：“我们契丹女人长在马背上，就算刚生完孩子就随着马队迁移游牧，也不在话下，更何况撒葛只生完孩子都一个多月了……”

“历次出征，不都是撒葛只留守家里的吗？”

太后闻言更是激怒，拍案骂道：“那是你不带她出去……”

世宗见太后生气，无奈叹息：“母后，您怎么又拗上了？”

太后只觉痛心，再也忍不住情绪，泣道：“长生天在上，当年在述律太后帐中，若没有撒葛只为我母子周旋，为你争得立帐分兵，让你有机会随军征战，培养势力，你我母子早就死了，哪有你今日的皇位？”

世宗无语，当年父亲人皇王<sup>1</sup>耶律倍与述律太后反目，丢下妻儿出走后唐前还留诗一首：“小山压大山，大山全无力。羞见故乡人，从此投外国。”述律太后自是怒不可遏，一腔怒火全数倾泻在耶律阮母子身上，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在述律太后帐下的日子十分难熬。

幸而草原少年长得快，耶律阮十三岁上就娶了由阿保机在世时定下的未婚妻撒葛只。撒葛只是述律太后弟弟的女儿，自幼得述律太后宠爱，有她在述律太后跟前周旋，耶律阮母子的日子才稍好过些。

太宗德光虽然夺了兄长之位，却也心怀歉疚，在耶律阮十四岁时便将

---

1. 天显元年（926年），契丹灭渤海，改渤海为东丹国，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、东丹国王。

他带在身边，不久又得分兵立帐，拥有势力，才有了耶律阮之后争夺皇位的资本。他知道母亲的牢骚，不仅是为撒葛只出气，更是因为撒葛只的遭遇令她感同身受。太后与耶律倍的关系，何尝不是撒葛只与他的关系？

撒葛只，她是个好女人，是好儿媳、好妻子、好母亲，也是他的恩人，但是，仅此而已。

他活了二十多年，自父亲出走，一直在述律太后帐下过得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。自从遇上阿甄，他才知道原来世界可以这么宽广，人心可以追求无限，知道历代贤君明主是如何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天下，明白那些任由酋长们残杀如牛马一样的奴婢，只要给他们自由和尊严，他们就会成为皇帝的子民，他们也可以创造出汉唐这样代代传国的王朝。

“从小到大，皇祖母像一座大山压着我们，你也罢，撒葛只也罢，都觉得能够在她的手指缝里让我得到一条活路，就已经足够。就算我可以分兵立帐，就算我可以发展势力，可是您知道吗，如果我没有遇见阿甄，那我就不是现在的我……那我这辈子，只能是个辽国的宗室，而不是现在的辽国皇帝。”世宗说着，他并不是要向太后解释，而是此时此刻，在这样的对话中，他才慢慢理清了自己的思路。

“你喜欢甄氏，立她为皇后，昭告天下。这些，我不管，谁教你是皇帝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！可我只坚持一点，要随我进宗庙告祖先的，只能是撒葛只。当年太祖皇帝与后族萧氏有约，皇后只能出自后族三房。”

世宗无奈，只得低声问：“甄氏，真的不能进祖庙？”

太后冷冷地道：“有我在，便不能！”

世宗长叹一声，站了起来：“母后，容儿臣先告退了。”

太后却忽然叫住他：“兀欲，你如今是皇帝了，有些事，你也听不进我这个老母亲的话。你同我说的话，我也不懂，就如同我当初不懂你父亲说的话一般。可是你父亲的教训在前，你要给我记住，一个人，不可以跟他身边大多数人的想法对抗。你如今要推进的新政，你知道会伤了多少部族的心吗？你父亲因为过于推崇汉学而丢了皇位与性命，你现在所信奉的所喜欢的一切，和大家离得太远，最终会让你走上你父亲的路。”

世宗当时不以为意，可是不知为何，离开以后，这句话却一直萦绕在心，叫他不安。

“主上，主上。”甄后见他说着说着，忽然走神，忙停了下来，等了半晌世宗仍未回神，只得轻唤了几声。

世宗回过神来，笑道：“你说到哪里了？”

甄后有些忧虑：“主上在想什么？”

世宗看着眼前的妻子，心里一热，将不安抛到脑后，握着甄后的手：“没什么。”他本想将太后的决定告诉甄后，只是话到嘴边，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，暗想南征还有数日，留待明日再说吧。

只是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临到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，世宗还是没能够找到机会把话说出口。



离出行只有三天了，甄后所生的小皇子只没却发起高烧。甄后无奈，亲手抱起只没，去寻萧皇后撒葛只。

此刻皇后撒葛只的宫中，早有数名小妃挤在她面前，争相抱怨。

辽国自开国以来，虽然也建立汉城，营造皇宫，但宫廷之中却与汉家宫廷不一样，许多宫殿只起了宫墙宫门，进得内里，却还是依着契丹人的习俗，架起穹庐住在帐篷里。

世宗继位前，曾跟随太宗德光去过汴梁城，亲眼见过汉家皇宫的精致华美，又立了甄后这样一个汉家皇后，于是这辽官便变得半汉半胡。世宗和甄后所居之处，是汉家建筑，而太后、萧后撒葛只等依旧住在宫帐里头，保持着旧时风俗。这种宫帐却不是普通帐篷，而是一个主帐外围着若干小帐，主帐中又以各种毡幕屏板隔断，倒比宫室更加简捷方便。

萧后撒葛只比世宗小两岁，她出身后族，自幼只学得骑马射箭，看上去充满契丹女人的活力和野性。她一身大红胡服，坐在炕上一手抱着刚出生的女儿，另一只手按着四岁的次子明扈，精力旺盛得不像刚生过孩子没两个月。

在她面前抱怨的几个小妃并非出身后族。昔年世宗在军中征战，撒葛只留在上京述律太后身边周旋，他便收用了几个服侍之人。世宗自得甄氏之后，除了保持对撒葛只的尊重而偶有亲近外，其他妃子连皇帝的衣角都好久没见着了，不免心中幽怨。听说撒葛只此番要随世宗南下，不免都到她面前讨好，又捎带着说起甄后的坏话。

“皇后，听说主上这次又要南征，您可不能再由着那个汉女霸住主上……”